

都市

春已来 花正开

□甘武进

小区公园里的迎春花粉墨登场了,有的展开两三片花瓣儿,像是刚刚苏醒过来;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,像一只只金色的喇叭,在阳光下吹响了春天的集结号;有的还是花骨朵,含苞欲放,像一群活泼的金色小精灵。

当柳枝鹅黄柔软起来的时候,枝头芽苞鼓胀起来的时候,春天悄然来了。

书桌上的水仙保养得很好,亭亭玉立,生机盎然。水仙花似红袖添香的美女,开始绽放自己的美丽了。一朵朵的花苞在绿条的顶端呈现出来了,终于在爆竹阵阵的脆响里,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花事。初开的水仙花,花儿并不大,但花片雪白,盏儿金黄,玉质冰肌,香气芳远,一派超尘脱俗的仙子模样,令人心生暖意。

透过窗户,院中花圃的梅枝上,晶莹的积雪缓缓融化,渐渐露出蛋黄色的花朵,经过一夜春风,便争先恐后绽放在枝头。绿萼梅花如碧玉,镶嵌在枯枝上,随风轻舞娇艳欲滴;玉蝶梅洁白素净,如朴实的村姑在林间翘首观望;浓妆艳抹的墨梅,萌动一树春的心思,张扬生命的渴望……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”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依然香如故”。在我们最渴望温暖与生机的日子,梅花把她蕴含了一生的美丽送给人间。

“闻道春还未相识,走傍寒梅访消息”。这傲雪的寒梅,正是报春的使者。“梅花谢后知谁继,付与幽花接续香”。这幽花便是兰花。兰花日沐阳

光,夜吸朝露,体态柔美。伴随着阳光雨露,那晶莹的露水从花瓣滴到叶子上,花开了。仔细嗅嗅,有一种独特的清新淡雅之味。她不是花中最夺目的,可却最有魅力。山花烂漫时节,它并不是在丛中笑,独守着一份孤独和寂寞,如谦谦君子般展现着它的那份清幽与淡然。

站在院中,那株山茶现出春的气息。阳光像母亲在怀里捂热过的手,轻抚山茶的脸,拭去她被寒风吹蚀的泪。山茶睁开了朦胧的眼睛,露出欣喜笑容。刚刚绽开花苞的山茶花,犹如一个个朝天的铃铛,稍有轻风拂来,便雀跃欢呼;绽放笑脸的山茶花,有的缀在枝头“荡秋千”,如少女婀娜多姿,有的挂在枝腰,有的绿叶遮掩,心形的花瓣叠叠层层,开得芬芳馥郁,开得欢快舒畅……满院都是清香和美丽。

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”。小区公园里的迎春花粉墨登场了,有的展开两三片花瓣儿,像是刚刚苏醒过来;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,像一只只金色的喇叭,在阳光下吹响了春天的集结号;有的还是花骨朵,含苞欲放,像一群活泼的金色小精灵。那些花儿成群结队,一簇簇,一团团,手拉着

手,肩挨着肩,连成一片,带着生命的希望,给大地增添了金色的光彩。

轻雷响起,一场春雨,一场暖,乡下杏花开了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。那白嫩嫩的花瓣,围绕着黄黄的花蕊站在花蒂上,让人爱怜。那些娇嫩的花精灵,在春雨里尽情舒展,灿烂了枝又枯寂的思念,芬芳了群山酣睡的春情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这是人们对美的怜惜。春意凝结在诗人心头,诗情虽不能解决生计,但缺少了诗意,生命便只剩下了生活。

翻过山岗,耀在眼帘的是一树桃花。桃花的色彩澄明而艳丽,像大方而妩媚的女子,令人欢喜,被人想念。开花的桃枝上还没有长出绿叶,朵朵娇艳的花儿绯红着脸,簇拥追逐,浩浩荡荡铺满枝头,于是,看花的人激动起来;于是,诗人会发感触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眼前的惆怅与美好的回忆交织,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

地里的油菜花开了。遍地金黄,灿烂着春天的田野。步入田间,我们看到油菜花也调皮了:有的迎风披露,静享春风暖阳;有的点头哈腰,笑

吟吟地看着蜜蜂蝴蝶在身上穿花授粉;有的故意弯着腰横拦在田坎中央,如不慎跌倒的少女任性撒娇,让路人不得不弯下腰轻轻扶起,将每株沉甸甸的花串重新推回地中间,与她们姊妹携手并肩傲笑春天。

不过,花儿烂漫繁华后,有多少花能结出甘美多汁的果实?我无从知道。春去了又来,岁月却不是曾经的岁月;花落了还会再开,花朵却不是曾经的花朵了。我只知道一年间,有的朋友完成了从花到果的完美转换,绽放另一种花姿;有的朋友猝然病倒,至今尚在亲人的焦虑中行在漫长的康复路上;有的朋友中年得子抱上了可爱的小不点,也有的朋友事业上成婚姻却走到了尽头……

“甘泉涤尽凡尘事,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花相似,香依旧;春相似,人已非。人生不易,在这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节,我们不妨卸掉庸俗琐事,去郊外寻觅春花,追逐春天花开花落的行踪。融入自然沐浴在春光里,将自己的躯壳来一次吐故纳新,任春来春去,重新审视心灵,然后在淡然温暖前行:春已来,花正开,春天真好。

风铃

这种实用又耐看、砥砺且向上的木棉树,与常年飘于江海沐风栉雨谋生的水乡人有几相似,水乡人自然钟情,种的自然也就多。

又到木棉花开时

□米良

今年,南方的春似乎来得更早些,三月还未到,木棉已盛开。

在祖屋那个老旧的庭院中,植有一棵木棉树。大树经年,枝桠伸展如一把巨伞,为生活在庭院中的我们遮风挡雨。

午后,漫步庭院,暖阳透过枝缝,夹杂着木棉花香撒在地上,让老旧的庭院散发着勃勃生机。硕大的木棉花,肥肥胖胖,开得鲜艳灿烂。记忆中,我的祖母常常拄了拐杖,踟蹰在木棉树下,默默地看那花开。时间在花间流淌,祖母看了一年又一年。每当木棉开得足了的时候,祖母就会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让我们去敲打那些已成熟的木棉花。敲下的木棉花,祖母将其洗净,有的煲成靓汤,有的切碎,和入面粉中,打入鸡蛋,撒上一个葱花和沙糖,摊成饼,然后放在一个铁锅里煎炒,制成“木棉饼”。煎熟的木棉饼,芬芳醇润。咬一口,齿颊留香。看我们吃,祖母笑如木棉。

听祖母说,以前村人种树,大多种植木棉,一是木棉树的材质松软,可以做农艇、桶盆。在水乡,农艇是出行和谋生的重要工具。此外,木棉还可为絮絮,做棉衣、棉被、枕垫,木棉花可以入药,每逢春未采集,晒干,经拣除杂质和清理洁净后,用水煎服,可清热去湿;二则大概是源于“浓须大面好英雄,壮气高冠何落落”的英雄文化情结。木棉树属于速生、强阳

性树种,树冠总是高出附近周围的树群,以争取阳光雨露,木棉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及鲜艳似火的大红花,被人誉之为英雄树、英雄花。这种实用又耐看、砥砺且向上的木棉树,与常年飘于江海沐风栉雨谋生的水乡人有几相似,水乡人自然钟情,种的自然也就多。

粤人喜欢木棉,祖母尤是。有一年,我们一众孙子孙女围坐在祖屋庭院的木棉树下,一边吃着祖母制作的木棉花饼,一边听祖母讲古。有一段话,我至今仍印象深刻。祖母说,木棉有的长在河边,有的长在山林,有的长在塘头,有的向阳,有的背光;有的根下的泥土肥沃、水分充足,有的则贫瘠少水……虽然都是木棉,但因为生长的环境不同,花开不同期,甚至有的会晚一至两个月。实际上大多数开花植物都是如此,比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,就算同一棵树,每个花苞开放也都有先后。祖母是想告诉我们,花朵如此人亦然,环境人对人影响很大。但只要足够努力,昂然向阳,积极生长,每一朵花迟早都会开放。

祖母的话激励着我度过许多后来成长中的困苦时刻。如今,祖母已远去,但每见木棉花开,就禁不住悠然回想,想念木棉花饼,想念祖母,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,珍惜静水流深的日子。

暮色渐浓,列车向着暗夜里行进,女儿靠窗安静地听歌。在单调的火车与铁轨的撞击声中,手倦抛书,看远近灯火,穿隧道桥梁,光影变换里,奔波劳碌的生涯在这一刻淡如烟。

趣味

火车往事

□李明海

过年回家,坐的绿皮车。

一车厢的乡音自不必说,环境也算卫生舒适,一来一回,还能悠然地读完一本《纸上的故宫》,也在微信上重读了《冬牧场》。

虽然春运里的绿皮车屡被吐槽,拥挤、脏乱、漫长、疲惫,以及被牺牲掉的尊严和幸福等等。但这些年来,绿皮车于我而言,更多是意味着怀念、向往,甚至感恩。

家就在铁道边上,焦枝线在我出生那年正式通车。蒸汽机车的长鸣和喷吐的云雾,贯穿了我整个的童年。路基高出村庄许多,坐在堂屋里吃饭的时候,透过院门上方看见高处的火车,巨大的轰鸣和震颤,让祖父酒杯里荡出细小的涟漪。那时过往的火车很少,我们常常在路基两边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打猪草;或伸展双臂在窄窄的铁轨上行走,看谁能走得更远;学着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样子,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试听更远处火车的动静。——所以刚来中山时,看到岐江公园里保留的那段旧铁轨,觉得莫名亲切。

那时货车多是载着原木、钢铁,或者干脆整列的油罐车。惟客车,把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热辣鲜活的生活和那么多真切的面目,忽然推到眼前。那种冲击,无比鲜明深刻。在秋冬萧瑟的原野里,残阳和冷风底下,立着那个少年,望着长

长和客车自远方迤邐而来,带着呼啸的风和震耳欲聋的声响,迅疾掠过眼前,又消失在更远处,连升腾的白烟也渐渐融入青天,余响却还萦绕在心上,挥之不去。夏天的晚上,客车车厢的灯光是淡绿色的,车厢里各色人影举止就更清晰,也更有舞台剧的效果,如一条闪亮的拉链,把乡村暗夜拉开一道口子,又迅速合上。我于是常常做梦,梦见自己坐在火车上,驶过家乡的河流、原野和小桥,却总是错过了家乡的小站,急着急着,就醒了。读过一本法国小说,一个修道院的女孩子在日记里写道:火车啊,你到过什么样的地方,那儿有什么样的面孔?那样欢欣又忧郁的神情,亦如当年的我。

童年时一个冬天有雾的早上,跟母亲起大早去集上卖米。走到远离村子的林场和晒谷场旁边,看见几十米外的一只野狼(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野狼),拖着长尾巴,颠颠地小跑着,它停了一下,回头看我们一眼,眼里的冷光让人周身寒彻。我能感觉母亲颤抖的手臂把我紧紧揽在怀里。忽然,浓雾中一声响亮的火车汽笛声起,跟着是嘟嘟嘟嘟迅速切近的声音。野狼竖起耳朵,缓了一缓,径直往林场方向去了。我们却几乎连路都不会走了。这里才听到几里外的乡村中学那边传来阵阵喊叫声;又遇到行人,惊惶地探问是否遇到野狼的事情,说是从中学的方向被一路赶过来的。

也曾见在家乡小站月台上,见附近农人摊晒完粮食,空板车放在离铁轨两三米外的地方。一列火车挟风卷雷呼啸而来,那板车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吸引,转向,加速,朝火车滑去,像一件轻巧的玩具,瞬间便被撕得粉碎。火车过后,四周没有一丝风,只剩下满地拾也拾不起来的板车碎片,看得人心惊肉跳,目瞪口呆。

父亲和兄长在外地工作,都是从小站上来回。后来我读了师范,也从那座叫“砖庙”的小站上,买半价的学生票,坐火车到襄阳东门。工作次年,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,去往我梦中的三峡。清楚地记得,是在襄阳东站的震颤中,打开绿皮笔记本和生涩颤抖的笔,尝试着去记下一些什么。

暮色渐浓,列车向着暗夜里行进,女儿靠窗安静地听歌。在单调的火车与铁轨的撞击声中,手倦抛书,看远近灯火,穿隧道桥梁,光影变换里,奔波劳碌的生涯在这一刻淡如烟。心底里忽然浮出一首多年前喜欢的诗句:“去什么地方呢?这么晚了,美丽的火车,孤独的火车?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,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。为什么我不该挥手拂巾呢?乘客多少都跟我有关。去吧,但愿一路平安,桥都坚固,隧道都光明。”

“去什么地方呢?这么晚了”,再平常不过的一声问候,似乎从千山万水之外隐隐传来,却已足慰平生。

小时候 父母是
我们的依靠

